



现代推理馆07·| 赤川次郎 04·

幽灵心理学

あかがわ じろう

赤川 次郎 — 著

Akagawa Jiro

千太阳 — 译

现代推理馆07 | 赤川次郎 04

幽灵心理学

あかがわじろう

赤川 次郎 —著

Akagawa Jiro

千太阳 —译

版权登记号：01-2014-083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灵心理学 /（日）赤川次郎著；千太阳译.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43-2537-9

I. ①幽… II. ①赤… ②千…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4264 号

YUREI SHINRI-GAKU by AKAGAWA Jiro

Copyright © 1986 by AKAGAWA Ji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Modern Press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AKAGAWA Jir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UTTLE-MORI AGENCY, Inc., Japan and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PRC

幽灵心理学

作 者 【日】赤川次郎

译 者 千太阳

责任编辑 赵海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enpita.com.cn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7.25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537-9

定 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第一话	影子一样的男人·····	1
第二话	二度刺死睡美人·····	45
第三话	幸福的杀人·····	91
第四话	银座杀人传说·····	137
第五话	幽灵心理学·····	183

第一话 影子一样的男人

“人，本来就是负罪出生的。”

“是吗？”

“是啊，所以，人多少都会犯些错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犯罪从良心和信仰上来说都会受到谴责，还是很不好。”

“不会吧！那么打个比方，你通常会在人行横道的右侧行走，而你想去道路左侧的店铺，你会特意先走向右侧再转回左边吗？”

“不，那肯定不会。”

“再如，你在户外吸烟，也会把烟头扔在路上吧？”

“但是……”

“还有，你没在禁止停车的地方停过一两次车吗？”

“那当然停过……”

“那你为什么现在这么啰唆呢？”

“那和犯罪不一样吧？我在警视厅的搜查一课做警部（日本警官警衔之一）……”

“工作是什么呢？是调查杀人事件吧？”

“嗯……算是吧！”

“那么，稍微违反法规也是没办法的吧？你在追凶手时，会因为红灯亮了就停下来等着吗？”

“那还是不会的。”

“那不就对了嘛！所以，人多少犯些错误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这不是一回事。”

“不要再狡辩了！”永井夕子说。

最后，我被夕子打败了，成了一个犯了小错误的凶手。

我只不过是在自驾车里吻了一下夕子，她就担心被巡警看见，这才引起了这场哲学性的争论。其实没什么大的过错，只是轻微的违规行为。

“如果巡警看见，让你出示身份证，你肯定不好意思说‘好，请看’。如果四十岁的警部和女大学生在车里接吻的场面被登在杂志的封面上，你就会被革职的。我不喜欢这样。”夕子抱怨道。

“你就饶了我吧，干脆去宾馆吧，或者去别的地方……”

“这么凉爽的夏夜，在车里接吻不是很惬意吗……”

“这……”

被我这么一说，夕子的态度也就不那么强硬了，说：“倒是……”

“这也是调查杀人事件的一种途径啊。”

“为什么和你在车里接吻属于调查呢？”

“我是搜查一课的顾问吧？”

“这和你是顾问也没有关系啊。”

“总之，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保持密切合作。”

“嗯，确实如此……”

“所以啊，我们需要肌肤之亲，从这种信赖关系中，我们有利于得到杀人事件的线索。”

“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你怎样理解都好，总之……”

总之，不容分说，我又被夕子柔软的唇俘获了。年轻柔韧的身体和四十岁男人稍微有些松弛的身体……

在六月这样的梅雨季节，天气放晴的一天，虽然充斥着夏季特有的燥热，但到了夜晚，总是会吹起清凉的风。终于解决了一桩大案的我，沉浸在了和夕子久违的约会中。

途中，我把车停在了林荫小道上准备休息片刻，结果就这样了。

“唉……”

夕子说。

“怎么了？”

“就没有什么有趣的案件吗？”

我不由地笑了出来。

“人们一般都会说‘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吗？’哪像你，说什么

‘案件’，哈哈。”

“这段时间实在太无聊了，什么令人激动的事也没发生过。”

这时，突然有人敲了敲车窗，我们两个都吓了一跳。

急忙一看，并不是警官。这个人的打扮像极其普通的职员，是一个稍微有些秃顶的中年男人。

因为他看起来并不像强盗，我就摇下了车窗。

“怎么了？”

“不好意思，打扰了。”

那个男人用很嗲的声音说：“能问您一些事情吗？”

我以为是问路的，便问：“什么事？”

“您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的宇野警部吧？”

我有些不知所措，一边回答“嗯……是的……”，一边将右手伸向了仪表板。

我想万一他有打架动机的话，我就拿出仪表板里的扳手迎战。

但是，那个男人微笑着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啊，那就好”后行了一个礼，又说了一句“打扰了”，就轻快地走了。

我和夕子面面相觑，一时无语。

“那个人是谁？”

“谁知道呢！没见过。”

“不是来要借钱的吧？”

“算了吧，别开玩笑。”

我目送着那个男人消失在了黑暗中。

“……好奇怪的人啊，好像他知道你的事。”

“但是我确定没见过他。”

“可能是你跟他相过亲？”夕子笑着说，然后伸了个懒腰。

“啊……今天的气氛好像被破坏了呢。”

“是啊。”

“去宾馆吗？”

“必须去啊！”

我发动了汽车引擎。

俗话说“小别胜新婚”，就这样，我睡得很香，醒来时都已经是第二天十一点了。

夕子已经出去了，只在枕边的床头柜上留了一张字条：

我今天有考试，先走了——夕子。

我心里想着“唉……她昨晚肯定彻夜看书应付考试了”，然后懒洋洋地起了床，因为今天不用那么急急忙忙地出去了。

事实上，我一直希望能有几天假期，但“认真的人”的悲哀之处在于，一不小心就又会惦记起工作。

我冲了一个澡，吹着口哨，整理好仪容——虽然没什么好整理的，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得多。

因为宾馆的房间没有窗户，所以我也不知道外面天气怎么样。

没想到外面的阳光这么刺眼，我一走出房间，就被照得睁不开眼睛。看来今天也很热啊。

我想着先回一趟宿舍再出来，就走向了停车场。都已经这个时间了，但宾馆的生意看起来还是很好，停车场几乎都没了空位。

我心想现在的年轻人也太厉害了，他们才不会关心生活计划、

生活基础这些事情，只想着赶紧睡在一起。即使不相爱也没关系，只要快乐就好了，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实际上又很聪明。像我这样的中年男人，只想着忠告他们“你们 too young to simple”，只会去做有把握的事情。

当然，那也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但总之，也的确很难遇上让人感到充满朝气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经常被夕子与众不同的行为搞得团团转，而夕子可能也属于罕见的一类人了吧……

我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然后发动了汽车。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一句“早上好！”，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一个稍微秃顶的不起眼的中年男人站在那里。

“啊，是你啊，昨天的……”

“辛苦了。”

“啊，没事。”

我含糊地回答了一句，然后说，“……那个……找我有什么事？”

“啊，没什么事。”

那个男人的态度始终很和蔼。

“但你现在在这里，是不是昨晚跟着我们过来的？”

“算是吧。”

“怎么了？”

“没啥特别的事……请你不要介意。”

那个男人过分礼貌地鞠了一个躬，“再见……”说着就走了。

他登上了停车场里一辆极其普通的白色中型汽车。

我将车缓缓地从那个男人的车前开过，默默地记下了他的车牌号。

我把车开到了马路上，开了一会儿，从后视镜里看见那个男人的车也跟上来了。

那个男人到底是谁？我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好像鱼刺卡在了喉咙里一样。

我没有回宿舍，而是直接开车去了警视厅。

“啊，宇野先生。”

进入搜查一课办公室，原田刑警站了起来，弄得椅子咯吱咯吱直响，好像在诉说自己被他虐待了一样。

“嗯，什么事？”

“昨天你和夕子在一起吧？”

我吃了一惊。

“嗯……是的，干吗突然这么说？”

“她和你系的领带一样哦，不管是哪里的女学生，只要穿着与昨天同样的衣服，肯定是昨晚没回家，这是公认的。”

“笨蛋，我只有五六条领带。”

我赶紧在便签上写下了刚才记住的车牌号，递给了原田。

“喂，原田，帮我调查一下这个车牌号的车主。”

“怎么了？”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车，你调查一下。”

“知道了。是夕子男朋友的呢，还是谁的呢？”

话多，是原田的最大的坏习惯。

原田出去后，我舒舒服服地坐在了椅子上，打开了报纸。就在这时，不知去了哪里的本间警视（日本警官警衔之一，在警部之上）回来了。

我总觉得他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也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个苦瓜脸。

“怎么了？”我问。

“嗯？啊，是宇野君啊。”

“您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呢。”

本间警视拽了一把身边的椅子，庄重地坐了下来说道：

“当然不高兴。本来没有我什么责任，却被说了一顿。”

“发生什么事了？”

“小西裕重失踪了。”

“小西是谁？”

“原来你不知道啊？就是一个通过黑心买卖赚了很多钱的家伙。”

“那个小西怎么了？”

“昨天离开家以后就失踪了。”

“不会是去什么地方旅行了吧？”

“那个男人从来不会漫无目的地旅行，好像他每次出门时，都必须确定目的地。但是那天黄昏，他无目的地出了家门，事情就是这样。”

“可能是去了情人那儿？”

“他也没有情人，他吝啬得要命，惜钱如命，才不会为了女人去花钱。”

“诶？但他是有钱人啊？”

“当然。但是他本人好像住在一个特别破烂的家里。”

“好奇怪的男人啊，但是只凭行踪稍有不明并不能说明什么。”

“但他之前来找过我们，要我们保护他。”

“是找警察吗？”

“不，是找搜查一课。”

我很吃惊。搜查一课又不是警卫。

“那拒绝了不就行了吗？”

“当然拒绝了，也没有那么多人手啊……但是，上级担心他真的失踪了。”

“他经历过什么具体的危险吗？”

“好像有过，被车轧过，还有一次险些被人从车站台阶上推下来，据他本人说，被盯上过四五回。”

“是不是错觉呢？”

“可能性很大，是被害妄想症吧？”

“有些男人真的是不被监视着心里就不自在。”

“但是，如果他真的被杀了，我们就会被舆论谴责为什么不采取措施。”

本间警视摇着头说道。

“但是，担心也没用啊。”

“嗯，就是。”

本间警视好像重振精神一样，说了一些“你女朋友最近怎么样？还好吧？”之类的闲话。

我赶紧转换了话题。

正在这时，原田回来了。

“宇野先生，查清楚了。”

“嗯，辛苦了。”

“他没有过前科。”

“啊？你连这都调查了啊。”

原田是个很周到的人。

“啊，反正有时间。”

我问：“那车主叫什么？”

“好像叫小西裕重。”

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2

“真有意思。”

夕子开心地说。

“一点也不值得开心好吧。”

我阴沉着脸喝着苦咖啡。

夕子边喝着苏打水，边透过餐厅的玻璃窗望着窗外。

“那个白车，是下面那辆吗？”

“啊，就是。怎么看不见那个男人呢？”

“好像没人诶。”

“好奇怪啊。”

我注视着那辆停在窗外路上的白车，里面是空的。

“早上好。”